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《骂观众》 彼得·汉德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“汉德克是德语文学‘活着的经典’，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”2004年，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·耶利内克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

彼得·汉德克是奥地利文学家、剧作家，被认为是当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，这位文学大师也是毕希纳文学奖、卡夫卡文学奖的获得者。上周，74岁的他首次来到中国，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，他在上海、乌镇、北京与国内重量级的文化界名人展开对话。

文学是阅读的，而鲍勃·迪伦不能被阅读

对于中国读者而言，很多人知道汉德克是因为《骂观众》这样惊世骇俗反传统的戏剧文本，也有人是因为他是文斯德电影《柏林苍穹下》的编剧而了解他。但汉德克觉得，自己并不能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剧作家，戏剧只是他写作的一部分。从2013年开始，汉德克的作品被逐渐翻译成中文，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，迄今已出版了九卷本的作品集。

首次来到中国，又恰逢诺贝尔奖颁奖季，身为多年榜单上的“陪跑健将”，汉德克不可避免地被问及如何评价鲍勃·迪伦的获奖。在上海的读者见面会上，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抛出了这个问题，汉德克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说：“这个问题我有点害怕。”汉德克

解释，在他眼中，美国文化其实是一种“似乎可以歌唱出来”的文化，“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讲，其实美国所谓的蓝调音乐离我更贴近一些。我非常崇拜约翰尼·凯什，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，而且也是最真实的声音，他发出了一些真实的声音”。

不过，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汉德克却直白地表露了对鲍勃·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满。据《东方早报》报道，汉德克几乎是脱口而出地抨击瑞典人的错误决定，“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——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·迪伦。对我来说，文学是阅读的，而鲍勃·迪伦是不能被阅读的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个决定，其实是在反对书，反对阅读”。

文学只有真正从自我出发，才能具有世界性

美国作家、普利策奖得主约翰·厄普代克曾评价彼得·汉德克说：“毫无疑问，汉德克具有那种有意的强硬和刀子般犀利的情感。在他的语言里，他是最好的作家。”

作为一位世界级先锋戏剧家，自1936年正式踏上文坛至今，汉德克已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。汉德克在1966年推出的代表作《骂观众》一书颇具争议性，这部完全反传统的戏剧以语言为唯一表现手法，既没有情节和对白，没有舞台场景，没有戏剧冲突，没有实际角色，也没有道具，更没有人物形象……汉德克将其称之为“说话剧”。汉德克说：“这里您将听到的都是您曾听到的，这里您将看到的都是您曾看到的。您将看到的不是戏剧，您的观赏乐趣将不会得到满足，您将看不到表演。”《骂观众》既将汉德克推上了风口浪尖，也让这位文学青年名声大噪。

作为很多中国读者心中反传统的象征，汉德克一直是一个叛逆先锋的作家形象，但汉德克坚定地对此摇头：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。我甚至讨厌叛逆，那是年轻女孩才干的事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可以看做是托尔斯泰的后代。”“这个世界充满了误会。至少可以说，中国的世界误会了我。”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彼得·汉德克

情愿将自己归于19世纪的文学传统中，希望自己是那个文学家族的一员，“我希望和他们是一家人”。

在读者见面会上，汉德克反复地表达着自己对歌德和俄罗斯文学的推崇，忧虑地讲述着文学、戏剧、电影和绘画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危机，谈及阅读和文本的沦丧，他甚至略带痛苦惆怅。他批评今天所有的国际性文学都没有自我，“这意味着你在哪里写作是一样的，写出来的是一样的东西，无论是纽约、曼谷还是阿拉斯加，或者其他的地方，而我的榜样是歌德，他提倡世界文学，而不是国际文学”。汉德克解释，世界文学一定是属于自己的，“真正地自我的民族中特有的元素出发，才真正具有世界性，才能给更多的人一种震撼”。

不过，尽管推崇歌德，但当被问及“是否认为德国文学的最高峰是在歌德这个时代时”，汉德克并不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其实没有所谓的高峰，“最多是一个小山丘，人们可以在上面建一些葡萄园之类，还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小山丘上玩耍”。他认为，文学不应该用石头直接堆积起来，也不是雕刻出来，所以不是固体的，而更应该是水、是空气。

老舍就像一个史学家那样精确

来华前，在太太的“强迫”下，汉德克读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。“她说我应该为中国之行多做些准备。”汉德克说，自己特别喜欢读《老子》，对其中关于水的论述很有感触。此外他觉得老舍非常有趣。在他看来，老舍就像一个史学家那样精确，他在描写一个个“个体的编年史”。谈到自己的创作，汉德克表示，他是一个很主观的人，他创作的戏剧性更多是灵魂深处多声部的东西。“语言就是我唯一的乐器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文学，也就是语言。”

尽管被称为剧作家，但汉德克认为他的灵魂是诗歌的，“而且我的整个机制都来自于诗歌”。他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，也“仍

然是一个偏向诗歌的，偏向抒情方面的诗人”。汉德克也希望别人能够将他视为诗人。“当孩子还是孩子时，走起路来，摇摇晃晃，幻想小溪是河流，泥坑是大海。当孩子还是孩子时，不知自己是孩子……”这首出现在电影《柏林苍穹下》开头的诗，便出自汉德克的手笔。人们很难把这个在舞台上大骂观众的疯子，和在纸上轻声细语的诗人联系起来，而汉德克本人却这样说：“我是孤独的，而当人孤独地活着时，会有某种倾向，觉得自己是个罪犯，或者觉得自己是个伟人。两种倾向都是危险。我既不是罪人也不是伟人。我是第三种人。”

(本报综合)

德语文学大师彼得·汉德克：鲍勃·迪伦获得诺奖是个巨大的错误

著名学者钱理群的新书《岁月沧桑》近日出版，这本书是其“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”的终卷。围绕这本书以及关于钱理群本人近期有多方面的解读，本报经著名作家余世存授权，刊发他解读钱理群的一篇旧文，以飨读者。

钱理群——幸存者的精神突围

□余世存

钱理群先生是令人为难的。他难倒了很多，官员、学者、同事、朋友，年轻的学子或世故的知识者们，他令人为难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观念上的清晰、糊涂或复杂，而更在于他的姿态。在一个类似胡适的平台上，他满怀激情地诉说着鲁迅。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，他先后对20多届北大学生讲解过鲁迅。鲁迅不是钱先生的一门课程，而是他的事业，是他想象也实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。这种吊诡、乌鸦般的异类状态使得他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课和学院范畴，波及社会。

尽管钱先生令人为难，他的事业还是发挥了作用。在一个“咸与发展”的社会里，对肉食者们来说，争生存权的鲁迅显然不是他们的思想资源；钱先生的工作注定难以得到他们的呼应，相反，钱先生的宣传鲁迅反而让人为难，令人尴尬。那些求一位置的人们一度以为鲁迅是知己，一旦有了位置却又以为跟胡适心心相印。虽然“胡适，还是鲁迅？”成为不少人动感情的话题，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，大多数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选择。钱先生的事业因此穿越了阶层，而在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：青年学生、中小学教师那里获得了赞誉。正是在这些小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领域，钱先生成了一个象征：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，是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以来不多的幸存者。

几乎鲁迅的一切言说，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之上。但钱先生的立足点总是游离的，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教员、软弱的知识分子、启蒙者、思想者等等之间游移。而胡适、鲁迅们的新文化启蒙事业，在于为个人张目，这一点在鲁迅的人生实践中尤其重大。“因为‘一般者’还不是人，因为学者、大师、政治家、巨富还不是人，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，因为人实际上是你，是我，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。”

鲁迅无意中以个人的生存示范了一个民族精神挣扎的彻底性，他提供的人物画廊为我们贡献了至今堪称财富的民族性格群体。钱先生不断诉说他的精神挣扎历程，但他更多地观念层面流连，而难以贡献这发展中的国民的魂灵。一如我们，都看到了而不能创造。

《我的精神自传》要写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、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，钱先生希望能说清楚自己。但直到本书最后，仍有不少“新的困惑”或“悖论”一类的字句：“我突然发现，自己立场的复杂、模糊与难以言说。”“新世纪伊始，9·11事件的发生，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。”显然，钱先生的精神突围仍未成功。他自称没有走出鲁迅的阴影，也证实了他的精神困境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钱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。他确实像个大孩子，直到退休，直到本书，都真诚地向人们诉说他的精神困惑，用他的话说，把苦难化为精神资源，“我存在着。我努力着。”他感动于林庚先生的话：“诗的本质就是发现，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，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，去发现世界的美。”

钱先生是多重意义上的幸存者。他明确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，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，并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；90年代以来，则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，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“围攻”；退休后，他并不安于个人的日子，而作为市场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，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，跟青年志愿者们一起，建乡村图书室，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，等等。如果联想到我国社会的剧烈变迁，钱先生这样的幸存者是极为可贵的。

鲁迅以“中间物”意识而横站了历史，钱理群先生也有“中间物”意识。如果钱先生理解，网络中国人也曾作为“你”之一员当选过《时代》的年度人物，而志愿者、年轻的“精神界战士”、农民等等中国人同样大踏步地向前，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的。就像不少年轻朋友想起钱先生会觉得温暖一样。钱先生年轻时写给“民间思想村落”的告别信虽然仍可作他对精神世界的告白：“我觉得，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，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，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。”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实践愿心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。

- 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- 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- 本版编辑：曲鹏
- 美编：牛长婧